

父爱的姿势

□ 刘洪宇

父亲是一个老兵。从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人连死都不怕，还能怕什么？但他怕，他怕我有个闪失。

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，一天下午，天黑得像锅底，闷雷串串，顷刻间硕大的雨点凌空砸下。放学了，我望着天地间无头无尾的雨不知所措。父亲的身影出现在教室门口。路上，风狂雨骤，我和父亲撑着一把伞摇摇曳曳，费力地向家中走去。父亲把伞几乎都倾到了我这边，半边身子完全暴露在雨水中。他右手撑伞，左手竭力将我拉靠在他的身侧，不到半路，父亲全身便都淋湿了。父亲索性把伞交给我，霍地把我抱起骑在他的脖子上。父亲的脖子热乎乎的，与冰凉的雨水形成了鲜明对比。《骑着父亲冒雨归》成为我在市里获奖的第一篇作文。

初二时，我患了重感冒。晚上，母亲在灶间做饭，父亲则守在炕沿边，一会儿帮我掖掖被角，一会儿摸摸我的额头，一会儿又量量我的体温。那年月农村家家孩子多，父母多半不拿孩子当回事。父亲与别人不同，他认为：既然把孩子生下来了，就要抚养成人，没这个决心，不如不生。父亲搬个小板凳，坐在灶前给我煎药。火光熊熊，映红了父亲花白的头发和脸上刀刻一样的皱纹。父亲盯着火苗，全神贯注地聆听着药壶发出“噗噗”

的声音。多年后，当我欣赏著名画家罗中立的名作《父亲》时，我觉得画家绝对是当年佝偻身子熬药的父亲为模特的！

知了长鸣的季节，我参加了高考。考场设在离家20公里之外的县城。考完第一科的时候正是中午，考生们呼啦啦跑出教室，当我最后一个懒懒地走出考场时，蓦地看到：校门口，烈日下，孤独地站着一位老人，正踮起脚尖费力地朝这边眺望。那企盼的眼神和前倾的姿势，让人顿时想到南极的帝企鹅！竟是父亲！我万万没想到不会骑自行车的父亲竟然走了20公里来考场外为他的儿子高考助威！霎时，我有一种海上孤舟见到了小岛的感觉，向父亲飞奔过去！父亲也看到了我，深一脚浅一脚向我奔来……若干年后，当我读到朱自清的散文《背影》时，脑海里立刻现出父亲当年帝企鹅般奔跑的姿势！何其相似啊！

很遗憾，我没能拍下父亲当年的种种姿势。我知道，这些瞬间在别人眼里也许是很平常的，毫无耀眼光芒，但它们却是父亲的一个个侧面，而就是这些不起眼的侧面，拼合出生动、朴素、慈爱、憨实的父亲形象！不管沧海桑田，父爱的姿势不会变！它们将定格在岁月的底片上，永恒而清晰地诠释着大爱无痕的全部含义。



开拓大桥

陈晓辉 摄

时令走笔

“妈妈牌”粽子

□ 刘德凤

母亲包粽子的手艺，在我们十里八村很出名，母亲包的粽子，不仅香糯粘，形态也格外漂亮。即使是用同一种材料，别人包得生硬难吃，母亲包得又香又软。家乡每逢端午，有拿粽子走亲访友的习俗，有些不会包粽子的主妇，经常来我家向母亲讨教，有的干脆直接将浸泡好的糯米搬进我家，排队等候母亲来包，热情的母亲总是笑呵呵地接受，从未见过她推辞。

母亲做粽子选料苛刻，她选的糯米，必定是那种粒粒饱满、又白又壮的糯米，选好后晾晒、挑拣、淘净，然后用隔夜烧开冷却后的山泉水浸泡。母亲对粽叶的选择也很讲究，粽叶要又直又长的叶子，提前三四天砍下来洗净风干。

母亲包粽子的工具简单，一双筷子，一个汤匙而已，母亲灵巧的双手将粽叶对折一下马上反折，粽叶就成了一个圆锥形，然后用汤匙将糯米灌进去，再用筷子使劲地将米往下压，差不多时左手拿着圆锥体，右手将上端的粽叶盖下来一压，再用细长的绳子一捆，一个结结实实、有棱有角的三角圆锥形的粽子就完成了。

全部包完，所有的粽子放进大锅，并注满水盖严锅，就可以烧水煮了。

从我记事起，每年都习惯在母亲的粽子香味里度过端午，我也因此练就了辨识粽子的眼力。将母亲的粽子混在百来个其它粽子中，我也能一眼认出来。别人问起原因，我总是骄傲地说：“妈妈牌粽子，是世上独一无二的。”

今年初夏，母亲因为右手骨折，在家休养。我心想，今年端午吃不上母亲做的粽子了。昨天带女儿回家，刚进家门，母亲就端出一小盆粽子让我们吃，她满脸歉意地说：“今年包得少，明年我多包点。”

父亲偷偷告诉我，这点粽子你妈包了整整一天，右手不能用力，她包了拆，拆了包，反反复复很多次，才有这么几个得意的出来。怕我煮得不好，她坚持自己煮，身体那么差，还熬了半宿。

我转身对正在大口吃粽子的女儿说：“这就是妈妈经常跟你提的‘妈妈牌’粽子，好吃吗？”

“好吃！”女儿肯定地答，微笑着，而我的泪，大滴大滴滴在粽子上。我突然决定，要好好跟母亲学学包粽子，让母亲也尝一尝“女儿牌”粽子的味道。

流年碎影

高中那顿土豆烧牛肉

□ 何思松

朋友向我咨询高考填报志愿的事，听着那些熟悉的程序，思绪把我拉到二十年前。1998年的七月，经过高考的煎熬，在忐忑中等待放榜。三五好友聚在一起豪饮，算是对刻骨铭心高中生活的告别，我们称之为“最后的晚餐”。

慢慢地，一切都已成为回忆。二十年来，无数次想起那最后的晚餐，想起那训人常态化的校长，想起那一脸严肃的班主任，想起国旗下演讲的师姐，想起偷偷写情书的老季，想起笑不够的保安，想起卖油馍的二妮，想起修鞋的老杜，想起治不好病的校医……还有那份土豆烧牛肉，还有我的大炮兄弟……

母校是省重点高中，前身是马牧中学，校名为郭沫若先生所题，据说当年县领导给先生去信，求题写校名，先生寄回一封信封，上写“马牧中学”，右下方一行小字“郭沫若”。

学校的名气与一批批清华北大大学学姐学姐的故事，再加上严格的管理，我深感压力山大，每天像机器人一样在教室、食堂、宿舍三点一线。人与人之间除了竞争就是攀比，我与同学之间渐渐冷漠，甚至疏远。

高二上学期一顿土豆烧牛肉，改变了我的性格，也改变了我的高中生活。那年母校迎来五十年华诞，是值得大书大写的日子，但对我们，除了热闹的场所，还有期待已久的土豆烧牛肉。

若有所思

过不去的瞬间

□ 百瑞平

从楼下走过，耳畔传来哗哗的流水声，闻声往左边的水池看去，透过雨幕，一股白花花的水流自水管中急切喷出，砸在水池里，响声很大，也很刺耳。水管接口处，外围一圈黑塑料纸颇为醒目，是哪个学生忘关水管了？还是水管滑丝，垫了黑塑料纸，还是关不住？

预备铃声已经响过，似乎要来不及了。迟疑一下，我又迈开了步子，可是，走了两步，我走不动了。转身，跨过水洼，走向水池，赶紧扭了扭水龙头，居然关住了！看来真的是谁忘了关水管。

有点不明白自己，为什么非关不可？熟视无睹不也可以吗？细思良久，才明白，是因为过不去。

这个“过不去”，不是客观原因，而是自我要求。生活中，似乎有很多这样“过不去”的瞬间：

走廊里，崭新的零食包装袋躺在那里，过不去，就捡起来，放进垃圾桶里；

孩子的书包里，书页纸张全都卷着边，过不去，一页一页展平压实；

公交车上，颤巍巍的老人上车了，过不去，赶紧让座；

从街边的乞丐身旁走过，过不去，投个硬币；

买了路边小摊贩的文具，回到家，发现少收钱了，过不去，急忙把钱送回去；

街心公园里，拾到个精巧的苹果手机，过不去，联系失主，送还手机……

过不去的，不是人，也不是事，是本心。心中有杆秤，有尺度，有底线，有坚守，自己才成为自己，而不是他人。

很喜欢央视主持人、记者柴静的一句话：“我们要维护一条道德的底线，那条底线，是对生命的尊重，一个社会是有规则的，不是随性而为。”

在我看来，那些过不去的瞬间，就是道德底线，就是人的本心。这个本心不需要别人赞美，坚守自己的底线，才有可能维护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，才有可能因为善待自己善待他人而被整个社会所善待。

似水流年

老式缝纫机

□ 袁雪景

前几天回家看望母亲，阳台角落里看到了母亲的老式缝纫机，望着它锈迹斑斑的机壳，思绪把我拉回到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。

这台缝纫机，是母亲结婚后托人从成都买的，蝴蝶牌，是家里最值钱的东西。小时候，我经常看见母亲坐在缝纫机前为家人轧鞋帮、修补衣裳。

快过年的时候，母亲把平日常存起来的鸡蛋拿到洛阳卖。家离洛阳24里路，当时也没有公交车，母亲和哥哥就步行去，拿卖鸡蛋的钱到洛阳百货楼给我们兄妹几个买几尺条绒布，回来做新衣服。大年初一，穿着母亲做的新衣服走亲戚时，那个欢乐劲儿，是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的。

平常只要有空闲，母亲就会收集七零八碎的边角布料，放在一个特定的箱子里。我们几个顽皮好动，膝盖处常常“开天窗”。母亲就找来布料，在缝纫机上细心地为我们缝好“天窗”。经母亲巧手“加固”后的裤子，远远望去，宛如靶场上的靶子，尽管现在看来有些忍俊不禁，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节俭和实用是生活的基调。

母亲总用老话教育我们：“新三年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。凡事要从细处做起，朴素节俭，细水长流，日子才会越过越殷实。丫头，要记住，做人也一样，只有从小缝补好思想行为上的‘小漏洞’，长大了，才能成为一个对家庭、对社会有用的人。”

如今，这台老式缝纫机已远离了我们的生活，但母亲当年在缝纫机上精裁细补的身影，以及她意味深长的话语，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深处，成了我心头最美好的回忆。我知道，那台老式缝纫机里凝聚着的是母亲对儿女们永远缝不尽的爱。（袁雪景）

我乡我土

老村老泉

□ 段延青

在乡下外婆家度过了我的童年，我永远记得村里那两口老泉。

村东的一口叫东泉，村西的叫西泉。平地涌起的两口泉水滋养了世世代代的村民，我也是喝泉水长大的。因了这两口泉，老村就有了一提起来就叮叮咚咚之声，见光亮之形的名字“双泉”。

泉也是老村区别于周围其他村子的地方。邻村全是以井为饮，只有这个村子以泉水为生。天旱久不雨的时候，泉水依然清澈充盈，这时会见到四邻八方的村民套着驴车来村里拉水吃。

泉水清冽甘甜，无论泉水水位被舀下去多深，次日清晨又涌至泉壁上的溢水洞水位处，高出水位线的泉水从溢水洞流出，顺着水道流至洗衣池。

村里的姑娘媳妇们便在忙完了农活之后，端着家中老老少少脱下的一大盆衣服，来到洗衣池边洗衣。女人们边洗衣边聊天。洗衣池下面是沱麻池。无论春夏秋冬，清晨时分，泉水永远唱着欢快的歌儿流向下方的洗衣池、沱麻池。

村子南边是巍峨连绵的伏牛山，北边则是一条流淌不息的河流。

夜晚躺在床上，四周沉浸在无边的寂静里，耳边可清晰听见河边传来的“哗哗”流水声。这条河叫沙河，据《偃师县志》记载，春秋时此地属刘子国，这条河便以“刘”姓加上三点水旁命名，如今的村民大多姓刘。这条河随着绵长的时光流淌了千年。

有山有河还有泉，自然适合人类居住了。不远处，就有年代更久远的灰嘴遗址。这个原始社会时期的古遗址，出土有石器、骨器、陶器等。我想象着男男女女一群祖先们带风沐雨，含辛茹苦，在最初的河边抁土烧陶，留下了文明的印痕，那古老明亮的火焰辉映着千年之后的人们。

山村位置偏远，安静恬淡。春耕夏耘，秋收冬藏，婚嫁娶，生老病死，小小的山村承载了世代村民的悲欢离合，岁月流转。

老村的泉算不上天下名泉，自然也没有那些名人雅士流传后世的诗篇。但在我眼里，它朴实、低调、含蓄、包容，和这片默默养育着村民的土地，和野火烧不尽、春风吹又生的野草，和那些桃花、老树、鸟雀、炊烟、猪、马、牛、羊、鸡、狗、兔一起构成了山村的符号，世俗又清高，拙朴又灵动，烟火味中散发着缕缕诗意，成为慰藉我心灵的一丝温暖。

老村位置偏远，没有条件成为车水马龙、商贾云集的繁华重镇，它只是安静闲适、民风淳朴的小山村，但它和千千万万的村落一样，构成了华夏民族的基石，延续着薪火相传的乡村文明。

再回老村，抬眼南望，是满眼的青山，我知道伏牛山上那片高山草甸就是林业保护基地黄金大草原，近几年已成乡村旅游的新符号。又看看身边，村里硬化的地面、架设的路灯，还有修建的幼儿园，听到孩子们的欢声笑语，心里又生出一丝欣慰，感觉到乡村不会被遗忘，老村老泉也正在经历着发展中的阵痛和嬗变，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山村的未来与希望。

让孩子尝尝失败的滋味

□ 钟蝶

那天，老公接儿子回来，说儿子被幼儿园推选去参加一个诗歌比赛。儿子一脸骄傲，昂着头说：“妈妈，我表现得最好才被选上的，我肯定能拿到好名次！”我和老公对视了一眼，不由得苦笑起来。之前儿子参加的绘画、手工、讲绘本故事等等比赛都拿了奖，但我和老公跟在后面可是累得不行。

晚上吃完饭，我们便带儿子到朋友家去，朋友是个主持人，我们想让朋友指点一下儿子。朋友手把手地教儿子站姿、表情、声音、语调……儿子也很认真地学，一晚上的时间，儿子便学得有模有样，惹得朋友直夸他，说他一定能取得好成绩。

幼儿园对参赛的小朋友组织了排练，老师也说儿子表现得非常好。儿子更骄傲了，觉得比赛拿奖是小菜一碟，不用辛苦练。我虽不放心，毕竟小孩子忘性大，我想让儿子每天晚上都练一练，可儿子总是一副不情愿不耐烦的样子，最多练两遍就死活不肯再练了。

我积了一肚子火，正想跟他说说不好好练会怎样。老公悄悄拉了拉我的衣袖，小声说：“让他尝尝失败的滋味也不错，要不总是我们着急上火，他自己倒一点不上心。”我想了想，确实是，儿子总觉得什么事都有爸妈操心，什么事别人都会帮他搞定，他自己不用努力。于是，接下来的两三天，儿子说不想练我便不再理会。

比赛那天是周日，我和老公都去为儿子加油。儿子抽签抽到了倒数第三，由老师安排去后台候赛了。看着小朋友一个一个上台，听着他们稚气的声音，我既紧张又兴奋，按儿子之前的表现，应该能拿到名次。儿子落落大方地站在台上，神态自然，字正腔圆，可是到了背诗环节，儿子把作者的名字给忘了，呆愣了半天，我忍不住在台下小声地一遍一遍提醒，显然儿子没听见，过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来，然后把诗歌接着背完了。

下了台，儿子的眼泪一直在眼眶里打转，我抱了抱儿子，一句话也没有说。宣布结果的时候，儿子听到获奖的人里没有自己，便再也忍不住哭了起来，一边哭一边说：“下次我再也不骄傲不偷懒了，一定好好学、好好练。”

从那以后，儿子做事果然认真多了，不用我们整天盯着了。我想，偶尔让孩子尝尝失败的滋味，也是一种不错的教育方式。

曾经看过的一个故事《答对有奖》，故事大意是兄妹三人周末常到爷爷家吃饭，又一个周末，在爷爷家，他们的父亲突然提出要大家回答一个问题，并且“答对有奖”，问题很简单，就是上周末吃饭的时候爷爷说了三件事，谁能说全爷爷说的是哪三件事，就重重有奖……结果出人意料，兄妹三人谁也没能答对。

听了这个故事，不知道有多少人的内心会有被针刺痛的感觉。我不由得想起自己，虽说常在周末回父母家，但只是想着周末偷个懒回去蹭顿饭。每次回家，父母都早早地买好我喜欢的食物，而我却是虽然回了家，心思却在别处，相比手机上的各式游戏，我对父母说的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提不起兴趣，应付着母亲，借口忙碌到书房玩电脑去。仔细想想，我已经好久没有认真听父母说些什么了。

我暗自惭愧：一直心疼父母的老去，却从来没有花心思去了解他们内心的孤寂；有时间玩遍手机里的各类游戏，却从来没有想过要好好听父母说说话……

这世间，有一种给予虽简单却异常温馨，那就是——倾听。所有回家探望父母的子女，难道应该整天捧着手机，安然享受父母的款待吗？我想，该改变一下了，从现在开始，做子女的请带上耳朵回家，好好听父母说说话，也好好陪他们说说话……



□ 管洪芬

带上耳朵回家